

当代杂文选粹

第二辑 严秀 牧惠 主编

秦
似

之

卷



第二辑

秦 似之卷

当代杂文选粹

中国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严 秀 牧 惠主编

当代杂文选粹（第二辑）

秦 似之卷

责任编辑：弘 征 谢 引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375 插页：2 字数：67000

印数：1——9020

ISBN7—5404—0191—5/I·138

统一书号：10456·324 定价：0.91元

出版者前言

一、杂文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思想、文化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读者面很广泛，能起到其他文艺形式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哲学等方面的论著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杂文创作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也为了检阅和保存建国以来比较优秀的杂文创作，本社特出版《当代杂文选粹》丛书。

二、本丛书选取当代有影响的杂文作家有代表性的作品，每人一本，每本一般自五六万字至七八万字。由作者提供自建国以来全部主要的杂文创作并自选篇目，再由本社约请严秀、牧惠二同志担任主编。在编选时，本社及两位主编尽可能尊重本人意见。

三、本丛书以十种为一辑，每辑十人，除个别老前辈外，排名均以姓氏笔划为序；分辑则以收到稿件先后为主，也适当考虑每辑中作者地域的广泛性。

四、凡近年来已出版过比较全面的杂文集或选

集而此后又较少有新作问世的作家，为避免完全重复，本丛书均未列入，本社为此甚感抱歉，敬希作者、读者谅解。

五、本丛书在酝酿计划、编辑出版过程中，承广大读者、作家和文艺、新闻单位的支持、协助，尤以两位主编殚精竭虑，卓著辛劳，使它得以顺利问世，谨此并致谢忱。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七月

目 录

出版者前言	1
放的早迟	1
办事情和“舞雩鸡尾”	4
比大和比小	8
从“莲花化身”说起	10
诡辩术的渊源流亚及其他	13
谈游山玩水	18
同志相称今昔谈	22
谈一	26
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说到中国人的生育观	29
为杂文说几句话	34
文房四宝之类	37
围墙的解放	40
从单调感谈起	43
漫谈左右	46
鲁迅和现在	50
笑的启示	54
扔	56
知识无国界	58

扔的余谈·····	59
毛遂易有吗? ·····	60
小鞋小议·····	61
“假如我是一个····” ·····	62
最怕“管不了” ·····	63
官小权大·····	64
异闻录 ·····	65
关系学 ·····	66
“客饭”推论·····	68
说“大” ·····	69
勤和懒 ·····	70
漫谈《太白醉写》·····	72
学术和权术 ·····	76
一善与大德 ·····	79
入俗、通俗和媚俗·····	81
如此“流行曲” ·····	83
街头与学问 ·····	84
博学与虚心 ·····	86
从《E. T.》想到的 ·····	88
出僻题 ·····	94
不学有术·····	96
匿名信之类 ·····	98
略论曹操的“心腹人”主义·····	100
从催肥鸡不香说起 ·····	103

并非小事	105
旧闻新感	107
关于杂文的二三理解	110
漫话新闻	120
x 轴与 y 轴的交点	123
说话	126
从艺术说到魔术	128
编者后记	131

放的早迟

文学不是预言，作品也不等于无线电传真，充其量，不过一面镜子而已。

但有人对于作家没有赶得上写出反映最“新”的现实的或者一次体验生活之后没有交出卷来，似乎有过多的怨责。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作品还应该有更丰硕的果实，却可以默默无一言。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有一种文学上的片面的趋时主张，还值得加以考虑。

是的，文艺的任务在于反映现实。可是并不象拿几张照片出来或者写一个新闻报导那样的直接。它得通过艺术的形象，这就得要求有让作者回味、溶化、构思的工夫。有些样式是比较便于直接反映现实的，象短诗、杂感、散文、短篇小说等等，近日有人提出重视散文，要求作家们不要吝惜“零金碎玉”，自是有识之论。要文坛繁茂起来，就得既要苍松，也要盆栽，可是，正因为这样，也就得承认有需要时间较长、构思较久的作品。我以为，我们固然可以要求一个作家在生活中或者下去“体验”生活之后立即交卷，同时又应该允许作家有暂时不

交卷的自由，倘若他并非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是想多看一点、多想一想再写的话。

据说施耐庵写《水浒传》之前，曾把自己心目中的三十六人画了像，贴在墙壁上，“日日眺视考究”。《红楼梦》作者也只能在“枉入红尘若许年”之后，才来写小说。而那构思的时间之长，真有所谓“穷年累月”的。《孽海花》只写了三十回，可是在下笔写第一回之前，已有了六十回的章目，可见也是经过苦心策划，刻意求工。从前那些写“才子书”的人，看起来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般才子气，倘说有三分属于天才，那七分不过是毅力加勤奋而已。

自然，如果把从前的作家和今天的作家混为一谈，就不仅拘泥而且错误，因为时代是大大不同了。过去作家得不到什么鼓励和帮助，等待着他们的往往是贫、病、苦、困的命运，甚至是牢狱；到了“著书黄叶村”的时候，也不能到哪一个出版社去预支一点稿费或版税，只好如蚕吐丝，慢慢的写完。或者终于没有写完，而是生命比作品先完结。但看情形版税和稿费也有一点副作用，使某一些人的“才子气”格外发展起来，虽然写出的不一定是“才子书”。

时代不同了，这是要看到的；文艺创作的规律并非就根本改变了，这也是需要看到的。在深厚的生活基础上，认真地进行揣摩和酝酿，所谓“独运

匠心，缜密思考”，然后下笔，恐怕仍需要提倡。我们既欢迎及时反映现实的作品，也不反对穷年累月，集其大成，精工细镂的“巨擘”。这就是说，有放得早的花，也可以有结得迟的果。这才使我们今后的文艺成为蔚然大观，百花齐放。有一种批评却似乎要作到绝对的一律，我疑心这样的批评家未必真想“百花齐放”，倒有点象《镜花缘》上那位武则天的赏花：她叫所有的花在一个晚上都开出来，别的花“领旨”去了，独有牡丹没有开。这一来，她就命人拿炭火去烧它的枝和叶。这种“催花”的办法，难道不反而是可笑的么！

“眼睛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这句话是对于作家，但并不是对于作品的金科玉律；世界上有过空想的社会主义，却没有过空想的现实主义，作家总是，永远只能是历史地、具体地去写作，写那不仅是他已经看见，而且是比较熟悉了的東西。倘若处处怕“迟了”，跑步还来不及，又怎样能够从熟悉到进入认真的写作呢？土地改革的题材，甚至解放前后、抗日战争的题材，如果写得好，不见得就都“太迟了”，恐怕现在正是比较成熟的作品产生的时候。

灼叶催花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好的园丁，应该着意于更勤的施肥和培育，而更其重要的是：知道花的长成的规律。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一日

办事情和“舞雉鸡尾”

三句不离本行，先说几件与文化部门或“文坛”有关的事。

出版发行界提倡通俗政治读物，批判看轻薄本价廉书刊的思想，原是一件好事情。但到得今年，很通常的哲学书籍也“脱销”了，象南宁这样一个省会的城市，想买一本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都找不到；许多古典文学书，连《警世通言》之类也只见诸广告，货架上没有踪迹；另一方面呢，某些通俗读物据说却大量压积起来，使有些县里新华书店的堆栈大有堆不下之势。等一些时候会慢慢销完的吧，可是不少是容易失掉时间性的东西，如《怎样办初级社》的小册子，往哪里推销去呢？纸张虽不是铜铁，也不得不考虑“回炉”的问题了。就这样，原来一件好事情，却办出了一个不算顶小的“灾害”。

剧目贫乏，据说是清规戒律过多，昆剧演了一个《十五贯》，大家耳目一新，“满城争说”，推广全国。这是很有意义的，不仅推广了一个好节目，而且鼓励各个剧种把更多的节目发掘整理出来。但一

推荐，便不问什么剧种什么剧团，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都演《十五贯》。这自然是好的，但如顾此失彼，放弃了其他的剧目，就会反而呈现出单调的现象。先前群众反映的，所谓：“不是《秋江》《秦香莲》，就是《断桥》《柜中缘》，翻开报纸不用看，包管《煮海》《白蛇传》”，不正正是说明了这种情况吗！可见什么东西只要一成了风，就往往要把别的东西吹掉，必须注意及之才好。

报纸改版，文风一新，是一个大大的改进。但不知怎的却一下子都效尤起来了。改得好，当然是好的，可惜有的似乎只围上了各种各样花边，醒目得很，一看内容，就和原来“差不多”，换汤不换药。今年是花边走运的年头了，不过很值得担心，不久之后，读者的胃口会要倒的。那时候，杂文又将何以自辩呢？

这些事情的“弊”端，都不在于立论而在于实行。一声“得令”，便“照本行事”起来，不加思索，不究实际，只求貌似，不顾神离，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这种作风，反映在文化工作上还是小焉者，于国计民生的影响就尤其大。如象农村中提倡早播，“得令”之后，有的地方连有水的田也一律实行起早播来了，农民说不行，干部说这是“技术改革”，有一个乡竟至于定出这样的条例：“完不成任务，妇女不许洗头过年。”

看戏常见一种威风凛凛的钦差大人之类，出来时念念有词曰：“令出山摇动”。“令”之于他们，确是至上无二的法宝，用“山摇动”来形容，十分贴切，从“不许洗头过年”，就可以想见。至于比钦差大人次一等的武将，一声“得令”，也是神气十足，扬长而去，这时候观众往往知道他们要办一件事去了。不过，对于一味趾高气扬、踌躇志满、眼睛朝天、不看地面的人物，乡下人另有一种称谓，叫做“舞雉鸡尾”。意思是说，别看他的雉鸡尾竖得那么高，舞得那么好看，这种人是决计办不好群众的事情的。

“得令”之前，最好想一想，“得令”之后，最好又想一想，要不然，况钟得了令斩苏戍娟和熊友兰，还有人头留下的么？这样说，决不是主张我们轻慢一切政令、文件、指示等等，而是看看实际情形，再去作。比方说看看农民的识字程度，就知道一个乡很难销上几十本以至几百本同一内容的书，而农民对于生产的经验和知识，也不应该为一两个干部“要表现成绩”的热昏昏的头脑所完全否定。当然，切实的进行技术改革，那又是另一回事。

许多“错”和“过”，都出之于“准没有错”的想法：上面说的，“准没有错”；照本办事，“准没有错”。古人云举一反三，现在我们也说“融会贯通”，“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但到底要

那样，便要多想上一想了，远不如一声“得令”，把雄鸡尾舞起来的方便。等到出了不妙情况的时候，可以把责任一推，“这是按指示作的呀”，原来如此。事情作坏了，倒似乎组织纪律性还很不错。但到底是怎样理解指示的，又怎样“按照”的呢？却不去深究了。

这种作风和做法如不改变，所谓独立思考，始终只能是口头上的一句话而已。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日

比大和比小

有些道理看去很平常，但说说容易，真的去做就比较困难，比方“实事求是”这句话，难道不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么？但无论作文章或办事情，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到底仍然不太容易。

不信么？例子尽有的是。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上面要大，就来个比大，愈大愈好。于是乎许多“千斤县”都在计划里出现了。可是粮食是要一颗一颗从地里长出来的，从“千斤亩”到“千斤县”，实际上还有不短的距离。于是乎计划不得不折扣甚至流产。又如，据说响应除“四害”，一个县的百货公司从上海买回来成百枝猎枪。这个数目当然不算大吧，可是每枝售价九十元，一粒子弹价三角。卖给谁？就颇成疑问了。而且三角打一只麻雀，即使百发百中，也决计划不来的。所以这些枪，就静静躺在货架上，只好“待时而沽”。

上面要小，就来个比小，诀窍也是：愈小愈好。比方说勤俭办社，是好事，不但汽车、汽油、收音机暂时停止发展是好的，公差记分也以减少一点为是。但有些地方却连黑板报据说也是浪费的，一并刷掉了。文化班的粉笔同样暂停供应，于是乎十分

清静，也十分彻底。

这些自然都是局部的情形，不过类似的作风，却并不是很罕见的；此风不可长，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知道，党的领导从来没有在纠正右的时候，可以尽量的“左”；要大的时候，要一个无限大，为什么却出现这种情形呢？真是值得深思。

当要大的时候，如果不大，就会犯错误，只要大得可观，哪怕离开了实际的可能，却并不怎么打紧；反之亦如是。所以第一，邀功诿过的思想在作怪。胜利是可以冲昏头脑或刺激神经的，竟有人把自己看做是《封神榜》上三头六臂的哪吒了，“呼风得风，唤雨得雨”，什么都不成问题；可见第二，狂妄自大的毛病要拔除。

这种作风往往也从理论的宝库中去寻找护身镜。比方自诩为懂得“矫枉必须过正”便是。但是象喜欢独脚走路的人一样，要了一条腿丢了一条腿，总是走不远的。“矫枉必须过正”以认清什么是“枉”什么是“正”为前提，“枉”和“正”的界线已经完全抹掉了，还谈得上什么矫？还有一种更玄妙的说法，似乎唯其如此才能“辩证”，“工作总是在矛盾中前进”。可是必须问问，是事物本身的矛盾呢，还是人为的矛盾？倘若属于后者，那末不应该忘记，象唐·吉珂德式的英雄早就“示范”过了。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